张世华|《客至》：从云端走向人间的性情中人

从云端走向人间的性情中人

——读《客至》有感

张世华

诗圣杜甫，以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、沉郁顿挫的诗风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，千百年来备受诗家尊崇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杜甫应该是不苟言笑，细腻严谨，上忧朝廷，下虑百姓，是一位心怀天下、志向远大且高高在上需仰望才见的诗界泰斗。然而，诗人《客至》一诗的出现，似一股清泉，也似田野吹来的夹杂着泥土芳香的一缕凉风，洗涤我对杜甫固有的印象，让我看到了另一位至真至诚、至性至情的“凡人”。

  此诗作于上元二年(公元761年)春，杜甫在好友严武的帮助下，寄居于成都浣花溪畔，自此居无定所，漂泊无依的生活暂时得以安定。曾经的年少轻狂，宦海沉浮也暂时抛之脑后，心灵得到片刻的安宁，于是诗歌便在这宁静的氛围中开场。

  首联诗人信手拈来，明白晓畅又颇有意味：时值春日，冰消雪融，房前屋后，春水见涨，明鉴映照，一片茫然。在这寂寂的春日，本应万物萌动，生机盎然，但呈现在作者笔下的，却只有喜欢远离喧嚣的鸥鸟日日相伴，心中不免涌起一丝凄凉。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，年少时的凌云壮志，在现实的一再摧残下，终归于沉寂。正如都城长安，繁华也只是过眼云烟，田园的静谧，才是自己的归宿，心中的无奈与伤感，自不必言表。

  但诗圣终归是诗圣。境遇的善变并未将他拖垮。轻狂也好，得意失意也罢，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，落寞之余，心灵的平静倒也不失为生活的另一番滋味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杜甫自会在单调的生活中寻求亮色。于是，诗的颔联便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：

  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”，读此联顿有一种阴霾散尽，艳阳暖照的清新之感。门前这条栽满花草的小路，因幽僻深远，从来就没有人来过，今天你来了！这对于一个曾经看遍繁华，亦曾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轻狂”的不羁的灵魂来说，是何等的惊喜。我们透过此联，仿佛看到了一位面带喜色、手拿扫帚，将小路上的落叶与残红细细地扫过的“家庭妇男”。这里，那位曾经捋须长吟、双眉紧锁，目光深邃的大诗人不见了，看到的是手持扫帚洒扫庭院，手舞足蹈的一介布衣。生活的困顿，长期的压抑，让这颗心忧天下的灵魂怎得安宁？客人(崔明府，杜甫故交)的突然到访，带来外边的讯息，与杜甫心中的渴求恰好相合，这怎能不令诗人兴奋？

  诗的颈联“盘飧市远无兼味，樽酒家贫只旧醅”，主客相见时的寒暄，叙说别离以来的经历，自是五味杂陈，悲喜有加，自不必赘述。诗人笔墨一转，直接就来到了席间，想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家里珍藏的好酒好菜悉数端来，主客之间谈笑风生，推杯换盏，孩子们也是无视礼数，大快朵颐，“小馋猫儿”的形象煞是可爱，其乐融融的场景顿时跃然纸上。诗中自有作为主人的谦虚之词：有好客无好菜，我这儿隔市区远，也没有什么上档次的好菜，酒还是自家酿的呢，你权且将就，不饿肚子就行。此句虽为诗人自谦，也是实情，自寄居于此，暂无俸禄，“厚禄故人书断绝，恒饥稚子色凄凉”，日子确实拮据，但这又如何？好朋友远道而来，无酒无菜又有何妨？可以想象，两人相谈甚欢，酒逢知己哪有停下来的道理？诗人酒兴正浓，酒意正酣，不禁兴从中来，与崔明府吟诗作对，这还嫌不够热闹，于是便弱弱地问一句：肯与邻翁相对饮否？若有兴致啊，我便站在篱笆边呼一声，隔壁的老头儿便会应声而来，咱们一起把酒言欢，一醉方休，如何？此句质朴流畅，自然亲切，格调欢快清雅，与杜甫其它律诗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的字斟句酌形成强烈对比，风格迥然不同。至此，杜甫那飘飘若仙、举止洒脱的形象如在眼前。从这句诗中我们不难看出，一个长久被压抑的心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彻底地狂吐心声和释放自我，那个真实的杜甫又回来了。

杜甫本出身名门，祖上为官，少有大志，然科举不第，仕途失意，为实现理想游历四方。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，曾与诗仙李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并未垂青于他，宦海浮沉，理想与现实渐行渐远，不得已，他只得投奔好友，暂居成都草堂。偏居一隅的杜甫，从未停止过追求梦想的脚步。流离夔州之际，迫于生活，尽管为公家代管公田，他也在所不辞。生活的艰辛，让他对社会有了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认识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千古绝唱也在此间应运而生。

  总的来说，《客至》这首诗，无论从文辞还是意境，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杜甫，一位从云端走向凡间，也识人间烟火的真正的“性情中人”。